

# 敬愛與敬畏

(選載)

黃少谷

——憶念故副總統陳先生

(五十四年)三月五日陳辭公彌留之際，許多同志、故舊、僚屬在他病室之外屏息竊立達數小時之久，個個照淚盈眶，既為私誼悲，更為國家痛。

記得我從前移寓天母後，辭公有時來談談，最後一次是去年十月五日。這次晤面，見他益發瘦損，使我暗暗吃驚。這次他特別注意我的生活，問這個，問那個，細看客室裏的字畫和其他物品，並到我的書房寢室看看。他說：「房子很小，但你們祇有兩個人住，也就够了。」握別時，我說：「因為您和陳夫人都在養病，醫囑避見訪客，我們不便去打擾，何時您要找我談談，請打電話來好了。」十月十八日下午辭公暨夫人約我夫婦往談。一見面，辭公就說：「我後天開始檢查身體，從明天起，醫生不許見客，所以趁今天下午請你們來談談。」這次談話，辭公詳述病況：一、腸胃不好，不能吸收食物。二、手指及腿有時抽筋。三、口腔發乾。四、每屆傍晚體溫升高。此外也談到共匪舉行原子試爆，赫魯雪夫倒台，英工黨執政及美國大選後的外交政策等等。

他說當天上午曾偕張岳軍先生，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晉謁總統有所研判。辭公並問我的看法，我略謂大局的關鍵是在美匪是否妥協，祇要美匪不妥協，即令美俄妥協，並不要緊，因為這將使美俄同為共匪之敵人。另一方面，祇要美匪不妥協，那怕匪俄妥協也不要緊，因匪俄重行聯合，將更促使美國下決心。辭公點頭，並用紙筆記下（與人談話，如他認為有可取之處，便予以記錄，這是他的習慣）。他那天興趣很高，談話頗多，我怕他勞累，一再起身要走，一再被他留住。到談滿了三刻鐘的時候，我夫婦堅決告辭下樓，他跟着下樓相送，怎麼勸阻也不行，他說：「我也要走動走動。」我們上車後，他抱着小外孫向我們揮手相送。這種情景如在眼前。不數日，我就聽說醫生們診斷辭公患了肝癌。在理智上，對醫生的話，我能說什麼？但在情感上，我却祈望他們這次是在「胡說」，是診斷錯誤。從那時起，醫生就要辭公謝絕訪客，親友們也願與醫生合作，不去煩擾他，俾能真正靜養。不過我心裏好不自在，因為明知辭公患了危險重症，置之不問

不問，若無其事，如何說得過去？可是我又不是神仙，我去看他有什麼用？真是去看既不可，不去看又不能。祇好每隔數日到陳公館去投片問候，並偶爾與吳錫澤兄通電話打聽打聽辭公的病情。十二月七日我去看錫澤，他說：「我現在陪你去看看辭公。」我問：「醫生許可嗎？不會使陳夫人暨公子等為難嗎？」他說：「辭公這幾天精神好一點，你今天也許有機會見到他，相信他也願意和你談談。」這天，在陳夫人同意之下，我見到了辭公。他躺在床上，並沒有比十月十八日我見他時更瘦，祇是聲音低一點，但精神尚佳，欠身握手還有力量。我裝出笑臉，設法講了幾句輕鬆的話。他對我略說病狀：「……十月二十日起檢查身體，發現一部份肝細胞已經壞了，但還有一部份是好的。復以腸胃不通，便秘，從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十日病況嚴重，所以把他們（指其男女公子）都叫回來了。現在我好多了，腸胃已通了，肝部疼痛已減（說時以手撫着右腹），但還是口渴得厲害。因注射葡萄糖，週身盡是針眼……。」然後他笑着對我談生命之道，說了些

含人生哲學意味的話。話雖如此，而我得到的印象是他的生命願望旺盛，自信心堅強，決未想到這次會一病不起，更不知道自己是患的什麼病。我在他病榻之側，站了約七分鐘就告辭，那是我與辭公最後一次的話別。此後我每星期去看看陳大公子履安或四公子履潔或錫澤兄問問情形，我體諒辭公家人及醫生的意思，從未表示要再見辭公。直到他彌留之日（三月五日）的中午十二點一刻鐘，我纔進病房看了一眼。是日下午五時許，我再進去看了一眼。

回憶從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本黨中央集會時，我雖見過辭公，但並未交談。我受知於他，是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臺以後之事。不過早在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之間我在英國時，便從許多留英的同學處（時辭公兄弟勉修兄亦在英倫）獲知辭公雖當軍書旁午，仍研求學問甚勤，並禮重知識分子，是一位具有政治家風度，有時代頭腦的將軍。自是，心儀其人。在抗戰前期，雖多次和他晤面，惟並沒有機會直接追隨他工作。三十三年辭公出任軍政部部長，一天，我懷着一張加強掃蕩報工作的計劃書，興沖沖地去見他（在重慶巴縣中學），那是我第一次與他長談，可是那次談得很不投機，他不贊成我的計劃，而且不愉之意見於辭色，我也詞氣不屈。我記得劉健羣兄那天先我在座，見我們議論不合，他不好說什麼，先行告退。自那天起，老實說我對功勳彪炳、聲威赫赫的陳辭公存一種敬而畏之心。可是他並沒有把那次不愉快的會面放在心裏。以後掃蕩報有重要集會，他還是蒞臨講話，為我的工作同志們打氣。

三十八年二月我初到行政院服務，辭公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他到南京，和我偶有公務上的接洽。行政院遷廣州後，辭公為中央在臺灣的若干部署事項及臺灣幣制改革問題到廣州見敬公並列席行政院院會報告，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是年六月我到臺北，在總裁辦公室工作，與辭公晤談的機會漸漸地多起來，但並非每次談話都是愉快的。例如有一次我奉命勸他參加閩百川先生主持的行政院，擔任某項重職，就沒有談出結果來。

三十九年三月 總統復行視事，命辭公繼任行政院院長，辭公要我做行政院秘書長。那時我對他仍存敬畏之心，不願接受。等到新行政院人事的名單要發表的時候，我仍在堅辭。最後他說：「你不要以為我不好共事，我是最好共事的人，很快，你就會相信這一點。」我還是婉請辭公另覓賢能。嗣以奉 總統諄囑，我總不得不到行政院秘書處供職，自後我便在辭公直接領導之下，做了四年多的幕僚長。辭公當選副總統以後，於四十七年再任行政院院長，我轉到外交部供職一年又十個半月，又是直接承他之命而服務。在他不任行政院長期間，因為他是副總統，又是黨的副總裁，我仍然經常和他研討問題，承受教益。

本來三十九年我到行政院秘書處的時候，我曾向辭公表示祇能供職三個月，期滿請他另薦賢能接替。迨三個月期滿，我沒有認真地再提這句話。因為他已使我相信他是「最好共事的人」。他的開誠佈公與推心置腹之作風「征服」了我。他不祇把我當僚屬看待，而是把我當革命同志與患難朋友看待。他不怕聽逆耳之言，使我敢於知

罪不言，言無不盡。我與他意見不一致時，他耐心傾聽我陳述理由，容忍我在會議時表示與他相異的意見。甚至他當眾發脾氣時，也每每給我面子，使我得以片言打開僵局。有時他在公開場合指摘某人或某事，聲色俱厲，我遞給他一張便條勸稍容忍，他便馬上和緩下來。如果我覺得他有時對某項問題祇看到一面，我總設法使他了解另一面。我認為一個幕僚應如一具攝影機，將事物的全盤真相反映於主管之前。不過有時我却贊成辭公以斷然態度處置問題，並非一味勸他寬容。

我和他單獨談話時，也常常抬槓，他堅持他的見解，我也不放棄我的看法，當然最後的決定權是屬於他的。他的見解堅定，凡事一經決斷，就難動搖，但也常常接納僚屬的意見。即令彼此意見終不相同，也能獲得他的諒解，因他深知彼此的出發點都是為公而非為私。自我與他共事後，很快，我就一變過去對他的敬畏之心而為敬愛之心。

四十九年夏天我將出使西班牙，適值六十初度，辭公親筆書贈七律一首：「平生謀國此心同，廿載交親患難中，久歷艱辛多盛績，每因迴轍見深衷，能仁始信和無敵，不辱從知忍有功，執手依依惟惜別，壽杯香送茱萸風。」雖然對我多溢美之詞，然其中提到「和」、「忍」與「迴轍」，使我長懷知己之感。做一個幕僚長，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聯上下，化異同」。此意，當時在行政院輔佐辭公的張副院長少武兄曾為我言之。要聯上下，化異同，就非和、非忍、非迴轍不為功。

五十年九月間辭公患病，醫生診斷為肝臟發

炎腫大，十一月進榮民醫院檢查治療。陳夫人因患膽結石，同時住院割治。就在這痛苦煩憂的期間，辭公親筆寫了一封長達九頁的信寄馬德里使館給我。除敘述其療病情形外，兼論讀書養性之道，並抄附他所最愛誦讀的格言五則，以相勗勉，辭公在病中，仍繫念遠人，可見其對故舊關懷之一斑。

多年與辭公相處，他給我的印象，可以四個字概括：一是忠，他忠於國家，忠於領袖，忠於主義，忠於黨。對國父遺教總裁訓辭研讀甚勤，一心一意要奉行三民主義，尤其對實行民生主義之具體步驟，時時刻刻都在規劃之中。他確信要戰敗共產主義，必須實行民生主義，團結人心。「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不祇是他宣傳的口號，而真正代表着他的心聲。看他平日所信、所言、所行，可說真正够得上稱為國父的忠實信徒，總統的忠實幹部。辭公效忠之道重實質而不重形式。凡事在研議時，他殫精竭慮，謬謂忠盡，從不當面唯唯諾諾，退而竊竊私議。一經決策，奉交執行時，便全力貫徹實施，務求達成任務。二是誠，辭公名誠，確是人如其名，他真是懇摯誠誠，表裏如一，誠信不欺，不尚巧言令色，對於狡詐之徒，最為深惡痛絕。三是勇，他勇於任事，勇於負責，勇於克難，尤其難得的是勇於任怨，勇於任勞，義之所在，他決不怕得罪任何人。正因如此，所以善善而能用，惡惡而能去，擇善固執，貫徹主張。四是拙，地位至副總統並為黨的副總裁，而仍保持着鄉村讀書人的淳樸之氣，即所謂鄉氣。他以拙制巧，以簡馭繁，直道而行，不要手段。他克勤克儉生活刻苦，衣服與

習尚均不求趨時，即與這一分鄉氣有關。

總之，他具有黨人的志節，儒者的修養，農家的淳樸，軍人的勇毅與政治家的眼光，這幾種氣質就形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陳誠伯」其人。但我並無意將辭公描寫成爲一個完人。現代人類社會萬事萬物息息相關，錯綜複雜至極，一個人除非完全無爲，或可無過。但有所爲其一言一行幾乎都觸及萬事萬物，總難免顧此失彼。如果要使每句話都說得折衷至當，每件事都做得折衷至當，乃絕無可能之事。

辭公生榮死哀，國家、黨、社會對他崇德報功，可謂至矣盡矣。辭公之所以能到如此地步，當然是由於總統對他的識拔與培植。四十餘年來，總統對他了解之深，知遇之隆，信任之專，倚畀之重，維護之周，昭昭在人耳目。辭公生前總說：「總統對於我的愛護培植，較父兄對於子弟猶有過之。」這就是人生的際遇。一個偉大人物之成爲偉大，除開本身的條件外，際遇這個因素是決不可少的。總統之知人善任與辭公

之不負知遇，真是當代的佳話。

辭公的豐功、偉績、嘉言、盛德，他在生時，早已口碑載道。沒後，悼念和讚揚他的文字更是不可以數計。而且海內外與辭公共患難比我久，對辭公認識比我深者甚多甚多，實毋需我再寫紀念文字。祇以三月六日我到辭公靈前致敬，在場有新聞界朋友對我作錄音訪問，當時我心緒煩亂，未能適當地說出我所要說的話，並且報上所登的與我當時所講的又略有出入。因於三月七日寫成此稿，正確地紀錄我所要說的話。三月十一日凌晨四至五時我輪值爲辭公守靈，新聞界朋友不辭勞苦，徹夜訪問每一個輪值的人，也要我講幾句話，並且要我「講講與副總統交往以來的幾個小故事。」而此稿內容正是敘述辭公與我之間的若干小故事，因決定將其發表。連日各報登載關於辭公的小故事甚多，我相信這許多的小故事將組成一幅巨大的陳辭公畫像，使他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

（摘自陳故副總統紀念集）

## 介景新律師受任

開氏紡織廠  
中一紡織廠  
合成染織廠

## 常年法律顧問啓事

茲受上開當事人聘任爲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其信用名譽權利及其他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保障之，此啓。

## 介律師事務所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三段一四三號  
電話：七二七二一四號